



点击播放音频

死亡扩张了生命的境界——

远东广播真爱驻我家专访境界主编刘阳牧师沈颖师母

采访：远东广播家庭事工林真儿博士/师母

真儿：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《真爱驻我家》，我是林真儿。今天《真爱驻我家》的“我家会客厅”，为大家采访到了我心心念念、以前常为他们代祷的神所重用、所爱的仆人和使女。

为什么今天真儿想要为大家采访他们的内部故事，一些我独家专访才能够专访到的故事呢？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对他们生命中的许多见证非常熟悉了，但是他们是第一次来《真爱驻我家》做客。

所以让我们欢迎刘阳牧师和沈颖师母！

沈颖师母：大家好，弟兄姊妹好！

刘阳牧师：弟兄姊妹平安！

真儿：非常开心啊！今天真儿是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牧师和师母，但是已经感觉我们相谈甚欢，相见恨晚。他们生命里流露出来的生命力，让人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。

尤其是我们的沈颖师母，大家知道她在过往的日子里，与癌抗争七年。我们今天就要来了解，神在他们的婚姻家庭里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和故事。

首先我们请沈颖师母来跟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：你的信仰，你的婚姻以及你的服事，包括你患病之后的故事。

沈颖师母：好的！我是 2007 年信主的，现在应该 18 年了。2010 年进入婚姻，2011 年我的老大出生，儿子现在 14 岁，2013 年我的老二出生，女儿 12 岁。

如果听众知道的话，我在《境界》这个平台上已经发过很多见证。最早的时候，大概在十几年前，我写的一篇见证是《站在真相的尽头》，因为我之前是《南方周末》的一名记者。《南方周末》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很有名的报纸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零几年的时候，它就发行了 100 万份。我是在 21 岁的时候就进到这个媒体里面做记者，所以当时对我的挑战是非常大的，追求真实、真相。我在 20 刚出头的时候，其实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，然后在这个状态里面接触到非常多的新闻事件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头版头条。

在那样的一种状态里，相当于是在一个舞台的中心，就像现在很多女强人一样，想要实现自己。所以那时候出差都是经常去非洲这些地方，跟路透社一起。哪里有新闻，三个小时之内飞到那个地方，40 分钟之内写出头版头条，受的是这种魔鬼般的训练。

但是后来 2010 年的时候，我遇到刘牧师，就进入到家庭里面。所以对我来讲那个环节很

大的一个转变是，从舞台的中心进入到带孩子的妈妈这样一个幕后角色。对我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
真儿：实际上你在过往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，而且你的所有，包括你现在的这些侍奉，其实之前神是有训练你的。但忽然之间你遇到刘牧师之后，就转为了后台，在家庭里服事。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生病，对不对？

沈颖师母：那个时候 2007 年，我应该才 27 岁，我 27 岁的时候被伯克利新闻学院邀请去做访问学者。当时有 10 个国家的记者，我是最年轻的一个。伯克利是给我奖学金的，邀请我去给他们美国的学生上中国新闻报道的课。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从现在来看，我实际上属于自我最膨胀的时候。因为当时自己的职业进到一个很高的，因为是中国唯一的一名记者被选中，是很高的一个职业水准，在 27 岁的时候就达到。

所以那个时候 20 出头写的文章，有很多次，通过文字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一个省的政策。可以说我是处在一个非常骄傲的状态，而且觉得通过自己的才华和恩赐，通过自己的写作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。但是我在这个里面感受到，在不断寻找真相的过程中，我觉得自己是迷失的。因为我看到那些我采访的达官贵人，有名的、有钱的或者有能力的人，很少有能够让我羡慕的。因为那些人的生命，基本上处于或者离婚、或者找不到另一半的状态。

我当年那些同事，可能现在还单身，甚至一生是单身的。其中有一个前同事，我记得他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：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无非就是纠缠与反纠缠，控制与反控制”。所以他选择一生单身。那时候在那个环境里，我是看不到榜样的。说实话我也不愿意进入婚姻，我觉得如果按照原来的那个轨迹往下走的话，我应该是另外一个女强人的案例而已，是不可能有家室的。

我想我命运的改变，是在 07 年在伯克利做访问学者的时候。我当时参加了边上的一个华人教会，在那里听很多很有名的牧师到那个教会讲道。

所以我当时的挣扎是：一边是纽约时报的主编、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来学校分享世界上的成功学。我同时又看到，那些牧师带出来的信息是带着生命的。那个生命的信息一下子就抓住我，让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拿出来，去听牧师的讲道，而不是去听那些世界上要追逐的明星主编的课程。

这对我的生命是一个极大的翻转，让我开始意识到，人间的这种智慧只能够增加你头脑的知识，或者是增加你的骄傲，是你骄傲的资本不断地累积而已。

但是我看到教会牧师所传递的是一个生命，爱比知识更大，爱的格局比知识更大。所以我在爱的里面降服下来。我觉得在骄傲里面，在自我中心、自我成就、实现自己的状态里面，是不知道什么是爱的。

我信主之后对我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翻转，就在于我开始寻求爱的知识，开始寻求什么是建立一个好的家庭。因为对我来讲，建立一个家庭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，那个时候我其实才 20 出头，我现在 40 多岁了。那时候 20 出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苍老的灵魂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对爱和婚姻是完全绝望的，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失败的案例，没有成功的案例。

所以我觉得进到婚姻里面，无非就像重复我父母那代人的恶性循环。

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是像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一样不可能的。我觉得如果我进去却失败的话，那我不如不进去。我当时的整体状况是这样的。

但是，信仰完全改变了我。我看到牧者他们可以携手一生，头发白的时候还可以在一起，家庭是越来越好。这样的生命状态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和智慧，让他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在家庭里面相处的美好模式，这个智慧在哪里？这个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，我要去学这个。

真儿：当时信仰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地震级的翻转，你已经到了事业的高光和人生的高光，而且还是你青春年少的时候。但是，你的内心却是苍老的，因为你已经看见了真相，你寻求真相，真相就是“虚空的虚空”，除了祂之外别无拯救。

所以信仰带给你的是一个预备，预备你后来这 20 多年另外一个方向的彻底的生命重整。

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已经遇到刘牧师了吗？

沈颖师母：还没有。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对我刚刚说的那些的思考，叫做《站在真相的尽头》。我记得当时写出来的时候，传播到网上，有 50 万的阅读量。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提出的是，我一直是一名记者，在寻找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是向外求的，和在别人身上的这个世界的真相。

但是我站在真相的尽头时，看到的是自己的真相。我看到自己里面的骄傲，自己里面的空虚、没有意义感，和我里面的嫉妒、谎言，或我里面污秽的东西，黑暗的东西。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我里面的问题？我在真相的尽头，看到的是自己的真相。但这个世界是没有解决方案的，世界不可能回答我的问题。

所以我到信仰里面要寻找的，其实是怎么对付我里面的黑暗。因为我觉得人里面的黑暗，如果不对付的话，就像在婚姻里面无非就是两个魔鬼打架，这就是我从小看到的我父母的婚姻。我之所以不羡慕，不想进去，就是因为我感觉婚姻无非就是自己里面的自我出来，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敌人，不肯原谅对方，然后就不停地吵架。我小的时候父母就是这样子的。

如果在婚姻里面没有办法制服这个魔，我觉得一定是失败的。所以在信仰里我要找到一个“降魔之道”，就是我要找到信仰能制服我身上的、婚姻里的、对方身上的魔。如果有“降魔之道”，在信仰里面我才愿意进入婚姻。这是我 20 多岁时候的思考。

真儿：感谢赞美主，那你就找到了！因为这个“道”已经成为肉身了。而且最奇妙的是，刚刚你讲的，就是两个被撒旦控制的悲哀的灵魂，像斗鸡一样两败俱伤。而旁边看着斗鸡的那个恶魔，就是我们叫做娱乐的撒旦，最后受伤害的却是我们自己。

真儿：非常感恩沈颖师母，你信主了之后才认识刘阳牧师。

沈颖师母：如果讲到感情和家庭，那时候看起来好像我在职业上很成功，但实际上初恋的失败，对我有很大的影响。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爱和亲密关系中的实践。我却发现自己斗不过内心的黑暗，也斗不过对方里面的黑暗。我就在这个失败中思考：什么才能够真正帮助我？

很有意思的是，初恋失败之后，我有了一段很长的反思自我的时间。跟他分手时，现在回头看，我觉得是神的一个预备。分手的那天，我走进了一间教会，教会的台上写着“爱是恒久忍耐”，这是大家都熟悉的《哥林多前书》里的经文：“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”很奇妙的是，这正好出现在我们分手的那天。后来，我的初恋对象也成了一名基督徒，但是跟别人。所以很神奇的是，我意识到那个时候神已经在寻找我们，透过家庭、透过亲密关系，来寻找并塑造我们的生命。

真儿：祂重建了你们。因为我们从来都喜欢把人的感情和神对我们的爱分开。但实际上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是按照三位一体、神爱的形象创造的。所以我们里面最终寻求的爱，就是看到了三位一体神爱的关系。所以我相信神借着您寻找爱的过程，真正地触摸到您灵魂深处对祂的寻找。所以您分手之后，我还是想知道，您是怎么认识刘牧师的？

沈颖师母：在遇到刘牧师之前，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爱的预备。我经历了五年时间，没有去寻找新的关系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对许多单身的弟兄姐妹也同样的重要。当您在一段关系中失败后，您不要急着去重建另一个关系，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，看自己是不是已准备好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在我遇到刘牧师之前，我经历了五年的准备期。在这五年里，我做了很深的思考，为什么我会失败？我看到了我里面的不安全感，我觉得这对很多姐妹，甚至是信主的姐妹，都是适用的。

在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命时，要去看清楚自己生命的底层、看看问题里面的状态、这些东西是不是会成为您进入婚姻之后的阻碍？这个非常重要。这些东西可能在你潜意识里藏着，您没有很深地意识到，但一旦进入婚姻关系里，它就会浮现来破坏你们的关系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信主了。透过信仰这把尺子、这份智慧来看自己生命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。

这要讲到您出生的经历。我是 1979 年出生，在中国大陆，当时我算是“超生”的孩子。这对我来说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伤害。我曾在美国见过心理医生，他说我这种伤害是与生俱来的。

真儿：所以您算是个“超生”的孩子。

沈颖师母：对，我的出生等于是有一个“不该出生的人却出生了”。这种创伤是非常深的。好像这个世界在拒绝您，不允许您出生。所以您的生命就代表着这样的意义——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？我的不安全感非常深，这是我生命里的问题。我在出生时就被这个世界拒绝，因为我是超生的孩子，所以父母不得不把我藏起来，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，跟我分开。

真儿：就让这个世界不承认您的存在。

沈颖师母：这是个很深的伤害，我的这个链接失败。对一个婴儿来说，安全感的建立主要是依靠与亲生父母之间最早期的连结。但我的原始底盘就有一个很大的缺损，我的连接失败了。所以这也导致当我进入亲密关系时，始终想要找一个人来爱我，总是一直在追求跟人的连接。

我就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状态里，我肯定会失败。有的人会变得过度苛刻，有的人会变得过度讨好。像我这样跟人链接不良的人，在亲密关系中，我就是过度讨好的类型。自己需要的不敢去提，生怕被否绝，这跟当年被拒绝的创伤有很大关系。所以我找到信仰时，对我帮助很大，我知道这是救我命的。

真儿：你的身份感回来了。

沈颖师母：让我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。很奇妙，在我信主的那天，我当时泪流满面、哭得很厉害。那一天我把自己交给神，奉献给神，我对祂说：我在这个世界上无非是得到名利而已，但我找不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只有信仰和上帝能给我存在的意义。那时我二十多岁，所以我把自己的余生交托给祂，我只愿意跟随这位赋予我意义的耶稣基督，其它我都觉得不重要。

所以正是这样自我梳理的过程中，我才意识到：我的第一次初恋失败，就是把人当成偶像，希望从对方身上去获得爱。这是一个错误的路径，我注定会失败的。所以我就向神祷告，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，我当时是二十四岁，我就跟自己讲，婚姻必须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，最顶点是耶稣基督，我和亲密关系的两人就在三角形的两边。我们两人关系、距离越近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俩各自离耶稣基督最近的时候，我非常清楚，这个三角形的架构是能救我命的。

人家都问我，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那时我说：要能与我们一起同工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。不仅是一个基督徒，还要愿意奉献。我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他也要一样。现在看起来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可达到的要求。但神非常奇妙，为我预备的婚姻，就是后来我遇到的刘牧师。

真儿：是怎么遇到的呢？

沈颖师母：我那时在北京，刘牧师在广州。我带领一个基督徒的媒体人团契，我们都是同行，都在媒体的领域里面，他来北京出差。

刘阳牧师：当时我们都在媒体工作。我在广州，信主之后就希望能和同行一起服侍神，于是就组织了一个媒体人的团体在广州。因为在中国国内，媒体最发达、最市场化的两个地方，就是北京和广州。她当时在北京，也在服侍北京的媒体人。当时我出差去北京，就让他们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北京的媒体人。第一次跟她见面，就是这样认识的。

真儿：所以当初你们第一次见面，难道就一见钟情了吗？

沈颖师母：并不是，我们通了很多信，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写文章的。

刘阳牧师：差不多，所以我们第二次见面，我就求婚了。

真儿：第二次见面就求婚了？

沈颖师母：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写了 50 多封信。在这个里面，其实刘牧师在看我写的文章，

我也在看他写的文章。所以我俩可以说真的是一种在精神、在灵魂上的深刻交流。

真儿：见字如面。

沈颖师母：其实从文章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状态，所以我俩真的是以文会友。

刘阳牧师：那次我去北京出差，就希望认识一些媒体里的人。当时约了几个人，其他人都没到，只有她和另一个弟兄到了。后来那个弟兄还笑说，给我俩当了电灯泡了。后来回去之后，我就给她写信，问她有没有一起同工的机会？我当时并不知道，她跟神求的是：给她一个同工。其实那时候，我们就算是对上了“暗号”了。

沈颖师母：其实说实话，那时候刘牧师对我来讲，按照我自己有限的标准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他是非常不合适的人。

刘阳牧师：非常靠后。

真儿：为什么呀？刘牧师也长得一表人才。

沈颖师母：其实一开始，我是先把排除掉的。因为他非常不爱主，我遇到他时，他不喜欢参加祷告会，不喜欢服侍，是这样的状态。所以那时看他，就觉得他是非常落后的阶级。我要一起同工的人，是一个牧者、是两个人一起去服侍神国的人。怎么可能是这样一个落后、不靠谱的人呢？说实话，那时在这一点上，我对他是很有意见的。

但奇怪的是，在他写的信中，我之前祷告是要找一个能跟我一起同工的人。当时我眼睛看起来觉得还不错、很积极服侍神的人，可能现在都不信主了。但刘牧师看起来很不爱主的人，但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，就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说：我们一起同工吗？我当时就觉得，难道他知道我的暗号？他一下子就脱颖而出，刘牧师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真儿：真是特殊人才呀！刘牧师，您可真“奇葩”。您说的“同工”，是她以为的那个同工吗？您说的同工，到底是哪个同工呢？

刘阳牧师：当时我理解的同工，就是希望在媒体里，一起传播基督的价值观。因为在国内的环境下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巧妙的把它和公众传播结合在一起。

真儿：我觉得这很伟大。如果按照师母所说，您是个不靠谱的人，又不爱主。

刘阳牧师：她的要求很高。我们后来理解，当时我的属灵状态，坦率讲，我更多还是凭着我的恩赐在做事，主要是停留在恩赐的层面上。

沈颖师母：因为牧师那时有特殊的经历。

真儿：师母在遇到您之前，五年的时间在预备自己。她彻底让福音翻转她的价值观、对爱的追求、侍奉的方向。从她第一天信主，她已经很清楚她要服侍主，把自己献上。

但从师母的口中，刘牧师开始是不靠谱的。所以我想听听，你第一次见师母，是什么让你写那封信说跟她同工，后面又是什么让你第二次见面就跟她求婚？这个过程是不是您的生命里有一些特殊的经历？

刘阳牧师：坦率讲，我这种人是很难信主的。如果我在牧会过程中，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，我知道这个人可能需要我付出很多的恩典，多陪伴他，该说的要说，不该说的还要懂得闭嘴。

遇到沈颖之前，我刚刚正式受洗大概一年。之前经过一段时间，相当于信仰的预备。因为我之前有一段婚姻，我的前妻也是媒体的主编。沈颖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，我当时是在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周刊做副总编。我的前妻是在另外一个发行最大的女性杂志做主编。

我认识前妻的时候，她还不信主。那时候谈朋友也闹过分手。后来她发现自己得乳腺癌，在确诊之前半年，她信主了。那是我生命中具体接触的朋友里第一个基督徒。

但是她确诊的那段时间，我们都比较年轻，有一些吵架，甚至还想过分手。所以，那时候我的前妻跟我讲，我们分开，因为我确诊了。那时她刚信，我是完全不信，所以都非常骄傲。我们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，我要独立，自己来承担。

那个过程中，随着她在神的面前真实地敞开，她被神得着。她放下了女强人的那一面，她不再装强，她真实地跟我表达对感情的珍惜。同时，她知道也能理解并且接受我任何的决定。她不再装强势，说你离开，我自己面对命运。

这时候，挑战摆在我面前，当时我还不信主。我当时看过的世界名著里，教育人不离不弃的爱，我心很虚。但是个时候你说放手实在是不能。我想不至于这么不好彩。因为毕竟年轻得病，我们治好了就可以。其实有一半寄托在命运，不会两次不幸，好像扔骰子扔到人头上。结果后来遇到很多事，像把骰子扔到一个盘子里的情形。

后来我们结婚。但是结婚一年之后，她乳腺癌复发。在复发之前，她的状况是早期，其实并不危险。但是复发之后，肝转移，治疗中，医生说八个月左右中位生存期。

在那个过程中，她邀请我去教会。跟她去过一次之后，我再也不要去了。我老家在东北，沈阳人，觉得东北男人要坚强。虽然做不到，但是表面上希望自己比较坚强。但是那次去到教会，弟兄姊妹都为我们祷告，我以前都没经历过。

当大家都一起为你祷告，像所有人真心跟你说祝福的话，我那时候完全崩溃。哭得稀里哗啦，那个房间如果有下水道，我就是地漏。我不再去了，我受不了这个情形。整个人散架的那种感觉，靠外表的坚强把自己鼓起来的感觉。

因为没有信仰，所以后来我再也没有跟她去过教会。在治疗了大概一年半之后她离开。在整个治疗阶段基本上是在照顾她的身体，她在照顾我的心。

我真实地感受到躺在病床上这个小女子，她面对死亡比我有力量。很多不信的朋友来看她，有做媒体的，写专栏的，做出版的，在病房外面都跟我讲说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说没关系，谢谢你过来看她。

结果他们从病房里出来，都跟我说，我以为我来安慰她，没想到我被安慰了。她离开之后大概一年多，还有朋友给我写邮件，打电话说，他们梦到她告诉他“你要去教会”。还有朋友因为她信主，她的父母、哥哥也因为这个事情信主。

因为她在的时候，我只去过一次教会。所以她走之后，教会的牧师以为肯定见不到我了。因为求之不得，一般你是求得才来讲见证。我们非常理解，神也怜悯我们的需要。那时候，她喜欢开放家庭查经班，我不参加，她们在书房里，我在外面喝茶。我不进去学习，觉得很无聊。

但是她走之后，牧师非常惊讶，发现我去教会。在广州的小区里，家庭教会在居民楼里，窗帘都拉着，门口全都是鞋。我进去，躲在角落里，我也不说话，别人说话我也不太搭理。牧师看我这个状况也比较容忍。我也不参加祷告会，更说不上传福音，因为自己还没有受洗。

所以在那个地方，神借着那个场景安慰我，或者是缓解我的愧疚。因为我觉得她在的时候，我只跟她去过一次教会。我如果更多跟她去教会，我能够为她祷告，我想能给她很多力量。尽管那时候有一次借着感动的机会，她带着我做了决志祷告，但是过后我后悔了，我觉得我只是照顾病人。所以你知道我是多么悖逆。所以神使用重锤来敲打，感觉好像我一信主，神就把我扔海里了，以至于我受洗之后很长时间，我不愿意参加祷告会，也不愿意传福音。因为我觉得你们过得挺好，你不一定需要信主，我如果给你传，你也没有遇到生老病死，我祝福你平安就好了。所以那时候我的信仰其实是在疗伤的阶段，在这里面恢复，我无处可去，我只有这个神。我甚至不会问这一切为什么发生，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，人已经离开了。

为什么我相信她没有离开？因为走的人不会骗我，她的生命真实经历到神这个力量是真的。而且恰恰因为求的东西没有得到，她却沒有放手，才证明这个神是真的，背后一定有真东西，不然我求的东西没有得到，我自然离开了。像我投币买东西，我投币它掉出一罐可乐。如果它没有出来，那个机器就坏了，我换另外一个机器就好了。所以那段时间我好像表面上什么也不说，但心里经常打架。

大概在我前妻离开三年左右，我把她以前留下跟信仰有关的文字，重新整理成一本见证。出版之后，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这个阶段，除了我之外，让人看到她靠着主会活出来的样子。因为她是十一月离开，所以那是她最后一个中秋节。当时她说，神的爱像八月十五的月光，有时候，你觉得好像不存在，但是照着我们每个人。

最后一周，有一天晚上我去看她，当时她说，我不怕死，我知道耶稣等着我，我怕死之前，如果有疼痛让我没有尊严。昨天晚上我梦到耶稣了，耶稣穿了一身白衣，跟我说，你不用害怕，你不用担心用什么方法治疗。神亲自安慰她，你不用害怕，也不用想什么办法治疗。因为你只是路过这里，你并不属于这里。

当时因为我信仰得非常懵懂，我当做一个梦。后来我自己信主，受洗之后，我想到这一幕，神这么爱她，亲自安慰她。

真儿：在牧师分享的过程中，我也是深受触动。我从神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真是发现原来神在我们像交响乐团的团契中，祂让每个人的生命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，又触碰到

所有其他的各种各样音响的部分。

刚刚你讲的这个过程，我想这么大的人生苦难，人生无非生老病死。你这么年轻的时候，幼年所娶的妻，这么快因为疾病被带走了。但是你刚刚说你服侍她的身体，她服侍你的灵魂。在预备你的过程中，又让你在整理整个过程里，我看到是非常完整的，神的大手笔在这里。

真儿：我们来讲一讲师母这部分。你是把跟你亡妻的过往故事画了一个完整的段落后，才遇到了沈颖师母。

你以前遇到的大的试炼，把你如同火炼的精金一样，从你的决志祷告开始。神不单单要赐给你救恩，祂还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计划。不仅仅让你训练有素地知道怎么去面对最挚爱的女人，甚至在她患病以后，你要怎么不离不弃地照顾她。

令我非常感动的是，牧师谦卑地分享自己所受的教育，不允许做出其他选择。这不单单有神的保守，也有很多品格的见证。如果不是这样的人，就没有办法娶到沈颖师母，也没有办法承受你未来所要承受的一切。

你们两个今年结婚多少年了？

沈颖师母：十五年。

真儿：十五年的婚姻，有七年多都在病。

沈颖师母：对，七年。

刘阳牧师：认识沈颖对我非常大的一个帮助，她帮我补了最重要的一课，就是让我明白什么叫恩典。我以前其实对恩典没有什么概念，包括那个时候我信主，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潜藏骄傲在里面。

真儿：是不是因为您在道德和品格上追求某一种标准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在某一个级别了，所以不懂得恩典，因为你都在做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
刘阳牧师：我远远没有那么优秀。我的光景是，好像我只做对了这么一件事。

沈颖师母：可能牧师说的恩典，是在我们结婚的早期，我那时候才二十出头，对婚姻的憧憬是有先生照顾。

神对我的挑战和考验，是我跟刘牧师结婚后就开始了。我跟他谈恋爱的场合，是我陪他去晚期癌症病房服侍癌症病人，这是我们俩谈恋爱的场景。

刘阳牧师：我后来看自己真实的生命，我去服侍晚期癌症病人，其实按正常成长逻辑，是超过我当时的生命所能够做的事情，我根本不知道那里会遇到哪些争战，只是神怜悯，使用了我。因为我以往有这个经历，所以我容易代入，是我带着自我代入。

真儿：其实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。

刘阳牧师：没错，我以为我能够为主做什么，其实是神带我去把自己里边积累的这些东西倾倒出来。

但是对她来讲很不容易，她没有这种经历。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事的，是跟我前妻在同一层病房走的，我们带他们信主，这样的过程。

沈颖那个时候陪我一起做这样的事，她帮助我认识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许多工作。我以往因为这么大的压力，好像我能存在着，就已经用尽全力了。

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坚强勇敢的人，所以很多时候我还在懵着，那个东西好像“嘣”一下敲你，你懵着。因为我现在转到信仰的轨道，跟以前凭自我、凭情欲、凭骄傲活着的是两个世界。我在这边要怎么选，都懵了。包括我跟她第一次见面之后，给她写信，感觉是不是我觉得孤独了，想发展一段新的关系？

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人谈朋友，而且我也没有那个心情，因为之前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还看电影吗？看电影有什么用啊？谁能跟我面对真正的风浪？我要一个这样的，虽然我没说是要跟我一起同工服事的，不像她当时已经那么早慧了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不想再靠我以前这些东西了。比如跟我有共同语言，以前有很多爱好，那时候年轻人像文艺青年一样，都要这样的。那个时候我人生做的第一个祷告，就是去我前妻的墓地前做的，我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我不知道适不适合，你也帮我在天上祷告，如果这个是神带给我的，我说我愿意顺服。

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为顺服祷告，你就知道我以前多么悖逆。那是个周末，当时她去非洲采访，刚刚回到北京，星期一就邮件重新联系上，然后就明确了我们交往的关系。

沈颖师母：现在回顾这些，我就觉得我跟刘牧师的婚姻是为了神的国度。

真儿：天作之合。

沈颖师母：现在真觉得太奇妙了，我觉得我们人是不可能想到这些的。

真儿：我完全没有听到什么情欲，什么一见钟情。

沈颖师母：现在回头去想的话，我觉得神在其中的连接真的是太奇妙了。我跟他除了去癌症病房关怀那些癌症病人，我们还一起做的事情是去墓地祷告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跟刘牧师有很多次一起去墓地祷告。

真儿：就在他前妻的墓地前。

沈颖师母：对，一起祷告。我们在灵里的这种连接，现在看来，在我跟刘牧师的婚姻里是非常重要的。

在很多弟兄姐妹或者牧者的家庭里面，很多时候看重外在的事工，却忽视里面生命的建造和关系的建立，我们在这一点上，恰恰是死亡带给我们的礼物。

我们俩在这个方面的操练特别多，有十五年之久。几乎每一天我和刘牧师都在过里面的生活，就是每一天我们都有祷告。

有很多人做很多外面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这十五年来，很多是上帝让我们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而且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，可以说十年磨一剑，所以这十五年我们两个人是在炼一把剑，就是炼圣灵的宝剑，二人合为一体，两把剑要归一，合成一体。

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的话，我觉得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工作。怎么让刘阳这把剑和我的这把剑能够合一，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我相信神有一天要用我们，在我们两个圣灵的宝剑炼成，正式对外的时候。但是这个可能需要很漫长的二十年之久，现在十五年，可能还需要五年。神很奇妙地在这个里面操练我们的顺服。

他祷告顺服的时候，上帝把我带到了他的面前。我跟刘牧师在一起的早期阶段，上帝也特别操练我的顺服，就是我把自己的梦想放下，顺服在爱的里面。

当时对我最大的挑战是，我结婚的第一年，我认为自己是很想奉献，很想为主做事的一个人。但是我看到刘牧师属于不想跟神有任何连接的，连祷告会也不参加。所以我跟他结婚的第一年，我不做任何的服务，因为那个是我想做的，而刘牧师是不想的。

我觉得上帝在透过婚姻这个环境特别地操练我的顺服。这个顺服不光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，也包括把你的梦想和自我实现的部分放下，在爱里去成全对方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很大的操练。

真儿：你二位都有提到，你们在结婚之前，各自的功课都很大，你的这五年是一个生命的重整和翻转。而刘牧师的那五年，我相信不止五年，包括你的婚姻，加上后来你的疗伤，前前后后总共五六年的时间。同一时间，神在你们各自的生命里面，正在做一个翻土的工作，而这个翻土是祂亲自翻土，我看到的是为后来的一片重要的良田做预备，因为祂要放在你们里面的一个巨大无比的任务，就是我们大家后来都知道的，沈颖师母生病了。

我看到神并不是让你们的生命接二连三不停地接受挑战，祂是有作有息的，一段时间争战，一段时间又和平，又医治，甚至休息。结婚第一年没有服事，我不觉得这不符合神的心意，反而是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工作，而是我们在祂手中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。

我分别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手，同时我又觉得，你们两个对于对方来说，也是神的手在工作。就像师母对于牧师来说，是恩典的一个见证；牧师对于师母来说，直接把基督的爱活化给你了。

真儿：我们来讲一讲，在您生病之前不是还有8年嘛，这8年的时间是怎么慢慢成长的？因为后来你们一起奉献、读神学等这些是怎么形成的？就是透过你们的顺服。因为你们的婚姻其实一开始就是顺服的结果——牧师也要学顺服，您也要学顺服。顺服对信徒来说其实就

是舍己，就是我们不向自己说好的，而是向主说好的，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。那二位结婚后的前七年是怎么操练顺服，又怎么走上夫妻共同服侍的道路的呢？

沈颖师母：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刘牧师读神学院有一个外在装备的过程。其实我也很想读神学院，但我第一次想申请的时候，发现怀了老大，所以我就知道，神给我的“神学院”是家庭。后来老大慢慢长大，我第二次觉得可以申请神学院时，又怀上了老二。所以我们俩不可能同时读，只能有一个去，于是他去读神学，我在家带孩子。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，上帝深深操练了我的顺服，让我通过生儿育女学习顺服。

那时候我有一个感受：我单身做记者的时候，仿佛处在舞台中心，一心追求自我实现，做到最优秀。但现在，上帝让我看到，我成了孕育生命的载体，面对这两个生命，我需要操练在生命面前完全的顺服。那时候我经常说“屎尿威武”，我同时带两个婴儿，上帝就用“屎尿”当作我的神学院，教我功课，这就是实践神学——什么是顺服。

记得那时候看到神学院里很多女生在读神学，我其实很羡慕。在她们眼里，可能觉得我只是个在家带孩子的妈妈，这是一种错误的神学观。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，是很大的操练，也是舍己的功课。神让我明白，在爱里面其实就是舍己的功课。如果我连可见的、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去爱，却说要去爱陌生人、爱其他人，那都是空谈。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很深的的一个功课。

那时候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，孩子随时会打扰你，尤其是婴儿。生老二的时候，我大着肚子，老大已经三四岁会跑了，我每天挺着肚子在他后面追，每天跑十几个小时，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，这种随时配合孩子的需要、自己不断被打扰的过程，其实就是在学习顺服。

真儿：是，神最奇妙的就是神将儿女赐给我们，替祂管教，替祂来养。而养育的这个过程，我们看着是孩子长大，其实长大的是我们，我们真实地在神面前的生命在成长。

沈颖师母：后来我跟儿子提到这段经历，说那时候你到处跑，那段时间妈妈简直像坐牢一样。5岁的儿子却说：“妈妈，你不知道你的陪伴对我有多重要。”我才意识到，虽然他那时候不会说话，但我对他的陪伴和舍己，他的灵完全接收到的，这也是他从母亲身上获得安全感的来源。如果那时候我选择为自己——无论是为世界成就自己，还是为神国却依然在实现自我——对孩子来说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所以我想，在舍己中，上帝操练我们的是：能不能为一个生命放下自己，为爱放下自己。我觉得从刘牧师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家庭生活中，神教会了我们非常多的舍己和顺服。

真儿：太奇妙了。您刚讲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神在我们初信的生命里，就像爸爸妈妈跟着我们跑，主动追着我们，无论我们逃到哪里都不离不弃。但总有一天会翻转，我们的生命要翻转过来，要跟随耶稣、跟着神跑。

刚才师母讲的一点特别感动我：我们到底是在侍奉神，还是在侍奉自己？我们可能在侍奉主的时候其实是在侍奉自己，也可能在“侍奉屎尿”（带孩子）的时候其实是在侍奉神，关键看我们是为谁做的。

我很想听听牧师在你结婚后的七八年里，您去读神学，师母这么有才干的人，从交往到结合

都顺服神的带领。她有没有帮助你，在你的这段时间给了你一个喘息的机会？无论是对你人生的呼召，还是你未来要做的事，你会不会觉得，神其实在提前预备你，而不是先预备师母？因为她生病是后来的事，之前她一直很健康。您觉得你们结婚的前七八年是神给你的预备吗？

刘阳牧师：前面那段经历，感觉是神通过强大的外力让我换了轨道。以前我由着自己的悖逆掌舵，像 GPS 一样在自己的路上直奔，然后一个突发事件强行把我转了过来。但转过来之后，很多决定都是在懵懂中做出的，回头看才知道，是神的怜悯。

很多时候我当时说的话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，但好在神给我一些恩典，祂知道我没有故意说假话。虽然我当时说的我可能不明白，但是却是从我嘴里出来的。比如刚结婚不久的一个晚上，我们一起祷告时，我哭得很厉害，想起很多事。神借着沈颖提醒我。因为我做了一个梦：梦见自己被火烧，觉得很热。作为基督徒，我只能祷告，祷告后火灭了，我手里拿着像黄色饼干一样的东西，一边掰一边给周围的人吃。醒来后我也很懵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就问沈颖。那天上班的路上，沈颖打电话来，说“试炼过后必如精金”，那不是饼干，是金子。

真儿：金子要分给人。

刘阳牧师：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，她说她在母会的牧师每日灵粮正好发的就是这段。神怕我不明白，就先提醒她，让她来提醒我。晚上我们一起祷告，我很感动，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。”但祷告完之后，我哭得很厉害，我就问：“什么叫活祭？”当时我的生命状况其实不懂，也不知道这是《罗马书》12 章的经文，还以为是要把自己烧掉，心想怎么突然做了这么可怕的祷告。

结果那周周末，广州教会有位外来的宣教士讲道，正好是《罗马书》中“活祭”的内容，我才明白“活祭”是指献给神、由神使用，不是真的要被烧掉。但当时虽然说了“愿意献上”，其实并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，也不清楚需要哪些预备。

后来因为工作环境中的基督徒以及国内的一些事，我不得不离开，去了美国。到美国后，我去参加芝加哥的大会，她当时刚怀孕，参加了费城的会。

沈颖师母：我们俩分别在不同的地方，神奇地被呼召了。

刘阳牧师：神呼召时，我们都站起来说愿意献给主。

沈颖师母：是同一时间被呼召，没商量过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站出来奉献时，有位师母提醒我：“要不要先跟刘阳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？”我说不用商量了。回家后我们俩对了一下暗号，才知道彼此在不同的会上都奉献了自己，这真是个神迹。

真儿：真是神迹。

刘阳牧师：但回头看，我所做的都超过了自己的生命能力。我想献上，却不知道怎么献，也不清楚需要哪些预备。如果当时让我去带团契，我肯定弄不明白，当时就是那样的状态。

真儿：您的过程就像耶稣呼召彼得。

沈颖师母：他的英文名字就叫彼得。

真儿：耶稣呼召彼得时，彼得一开始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但其实他也什么都不懂。但耶稣一次又一次呼召他，三次问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不离不弃地让他随着生命成长、成熟，近身地被呼召。我在刘牧师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。

沈颖师母：神也就是用这段经文。

刘阳牧师：三次，“你爱不爱我？”当时考虑要不要读神学院，去加州访问几所神学院，路上在不同城市进了三间教会，每一篇讲道都是这段经文。我在下面听着，觉得很亏欠，想回答却又不敢，最后才说：“我愿意，主你知道我愿意爱你。”

真儿：在你二位经历过很多生命中的苦难、挑战，或者说是如试炼精金般的过程之前，其实神早已作了许多的铺垫。我看到神慈爱的手，并没有随便扔一个东西让你们去经历。虽然我们以人的眼光来看，那简直就是如刘牧师说的，同一块石头在同一个地方砸到头两次。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说到，沈颖师母被查出来患病的这件事情。但是透过你们的见证，我看到神的手巨细靡遗地在你们的生命里雕琢、预备，一点一滴在每一个时节、细节都这么细腻。我想沈颖师母你是知道的，当年你与刘牧师谈恋爱时，就常陪他去墓地里祷告、陪他去关怀临终的癌症病人。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件事情会临到你自己。我很想知道，当第一次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心灵的状况是怎样的？你是否会突然觉得，怎么会是我？怎么会临到我？这个对你的影响是什么？

沈颖师母：这里贴的是 2018 年拍的照片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应该是七年前了。

真儿：你现在比那时候还漂亮。

沈颖师母：那时一查出来就是晚期的乳腺癌。已经转移到脑部，有七公分的肿瘤。然后全身转移，骨头转移，我这边也做了手术，颈椎都有转移。

真儿：第一次查出来就是末期，而且全身转移了。

沈颖师母：转移了。医生说这个状况太严重了，当时他看到脑部的肿瘤，而且血管边上也有肿瘤。当时医生觉得如果不马上做开颅手术的话，两个星期之内我可能就没有命了。那时候我才三十九岁，面对这样一个突然的挑战，我和刘牧师其实是非常惊讶的。因为对我们来讲，生死攸关的时刻马上就来临了，而且是马上要开颅。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手术，一下子就面对这个状况，当时没有任何心理的准备。我的生命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一个挑战，所以我们完全是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。

医生当时跟我讲，大概三天之后要开颅，因为这个肿瘤有七公分这么大。医生说开颅之后，是否能从手术台上下来，是不知道的。手术之前医生来跟我谈写遗嘱，所以我是写好遗嘱的，只是现在已经不知道那份遗嘱放在什么地方了。然后去见了两个孩子最后一面，当时孩子一个是七岁，一个五岁。你可以想象，当时对三十九岁的我来讲，经历这一切，就是好像命运

一下子把我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。我觉得之前的试炼，比如从一个职场女性进到婚姻里，再到生两个孩子，这些顺服的功课虽然很难，但是还在我能够处理和承受的范围之内。但是现在突然说你的生命要没有了，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实在太震惊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去应对。

这个时候，我特别想到：如果我三天之后要做手术，而我的生命也只剩下三天的话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？这突然发生的事情，好像把我里面的那个“小宇宙”激发了出来一样。我就在想：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三天，我要做什么？那个时候我和刘牧师已经开始了《境界》事工。早在2013年，我们在洛杉矶就开始了这个事工，当时有很多的读者，《境界》已经很有影响力。当时我想到，虽然我是一个弱女子，但我们有一个《境界》的平台。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三天，我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。我还没有达到进入天命，进入神对我的呼召的时候，生命就要结束了，那我要抓紧这三天的时间。

那时候刘牧师来看我，我就对他说：“现在我没有办法在病房里面写作，但是我现在还可以讲话。所以我通过手机来录音，然后你带到外面去让同工整理。”我在病床上口述了大约五千字，十几分钟的一段录音，那段录音由刘阳牧师把它发到《境界》的平台上。什么时候播出呢？就是三天之后我做手术，全身麻醉的时候。《境界》平台就发出说，现在沈颖姐妹在手术室，她被麻醉，但是她的声音现在向全世界广播，达成她最后的愿望，就是她想通过这种方式传福音。现在想起来，可能我是通过新媒体来布道的“第一人”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一个见证或是预备，就是在离死亡最近的时候，神却让我把自己最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完成了。

我原来觉得我的生命还很长，有很多的时间做这个、做那个。但是现在突然只剩下三天了，我一下子就觉得顾不上了，我要把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抽出来，我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是像神迹一样的事情。我那时候在病房里录这段话的时候，边上都是仪器，头上还带着那些管子等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在录音讲我那段话，就是现在这篇五千字的文章时，一位护士从我的身边走过，她就骂我说：“你这个神经病，马上三天以后要开颅做手术了，你还在那里玩手机。”我是在这样的环境录音的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种平安和喜乐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我现在回头去听那段录音的时候，觉得我特别的平静。

当时那段五千字的口述文章，全世界将近有七万人看见。上帝使用了这样一个离死亡边缘最近的女子，因为我想要传递的是上帝的声音。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，上帝就是使用这样一个非常软弱的器皿，来传递一个这么强壮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基督的声音。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，即使是最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，交在神的手中，神可以使用我们软弱的生命。因为我们肉身的生命是很软弱的，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肉身的生命交托在主手里的时候，因为主的生命是强壮的，耶稣基督生命可以覆盖、可以取代我们的生命。

真儿：这果真就是如保罗所说的：“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”真的是感谢主！

沈颖师母：我亲自经历了这个过程，就是在我最软弱、离死亡最近的时候，恰恰是我生命最高光的时刻。

真儿：完全被主所使用，因为其它东西都不重要了，只有我要在最短的这段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。那刘牧师呢？我想听众可能觉得这事怎么又临到你了？而且据说沈颖师母当时查出来的病情，和导致你前妻去世的那个病因，是一模一样的，是吗？

刘阳牧师：对的，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比较谨慎，都正常有做体检。到医院检查时，也是说乳腺有结节，是良性的，穿刺检查也都是正常的。我们想谨慎一点，哪怕是良性的，也可以去切除掉，我们就按照医院给的排期预备。就在要拿掉这个良性的结节之前，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她出现晕倒，我们紧急送到医院，才发现已经转移到脑部。所以非常突然，完全没有预料到。

真儿：能不能够说一说当你听到这件事情，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和感受是什么？还是说你又懵了，就像你形容过，神好像砸懵了你，你并没有太多的感受？还是说你内心深处发出对神的质疑？

刘阳牧师：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——就是我质疑的东西不多，就是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浪费时间。

真儿：你之前也是这样，从来不问神“为什么”。

刘阳牧师：之前好像是硬着头皮就把它接受了，觉得这个问题无解。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东西，问也无解。后来沈颖的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想我需要应对，全力以赴地把事情做好。她需要我、孩子也需要我，我只有倚靠神，怎么会想到质疑神呢？所以这个时候我只有神可以倚靠。

真儿：当时的情绪、情感，你都没有太多去关心你自己的感受，我可以这么说吗？

刘阳牧师：我马上要应激处理：立刻叫救护车，把她送到医院去。当天晚上我回不了家，还得看其他弟兄姊妹能不能帮我到家里面看看两个小朋友。

真儿：当医生跟你说都扩散到所有地方的时候，你当时是什么感受？

刘阳牧师：当时想只有依靠神、就只有依靠神。同时，把所有能够想到的治疗办法都尽我的力去做。

真儿：所以你并没有提前预判，你只是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是一种应激的反应，你也紧紧地依靠神。但也从这个过程，我看到了一个训练有素的生命。我想神是训练过你的，或者在你的性格里，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眼中看是天然人，但我认为这是上帝的创造。就是在一个人的性格和性情里面，你不是一个纠结于情节、情感或者理由的人，你是一个生命很坚韧的人。就是有事情来的时后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这种性格，是不是？

刘阳牧师：不是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大事面前很软弱，甚至可能比一般的、世界上的那些成功男性还要软弱。而那一刻我知道我只有靠神。我总是觉得，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成长了，会觉得我好软弱。我心里想，你真的软弱吗？真软弱怎么到外边？跑什么呀？你真软弱就找神呐，显然你还不够软弱。当时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软弱了。

真儿：无路可走。

刘阳牧师：我就完全软弱，就是这样。那个时候我就应激一样，我们能有的办法就是马上祷告。以前我们《境界》一周有三场祷告会，我觉得心里面还有小骄傲，觉得我们这挺属灵的，我们机构有三场祷告会。因为坦率讲很多教会一周有一次祷告会就很不错了。那个时候就觉得“救命”，就只能每天都祷告。我每天晚上都祷告，后来弟兄姊妹也问，你们怎么用这么属灵的方法应对？我说不是属灵的方法，是我不祷告，我自己没有办法。

我两个孩子还小，我自己必须睡着，第二天早上才有力量去做很多事。我不祷告我睡不着，我只有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。神也使用了很多弟兄姊妹，陪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发现，当一个带领者无论是主动敞开，还是因客观环境，只要真的软弱了，打开自己的需要，向神不再是套话分享代祷事项是，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也会很释放。以前是说要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才来见神，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敢真实地打开自己的需要。

真儿：就叫赤露敞开，坦然无惧。

刘阳牧师：那段时间，其实直到沈颖第一次治疗出院，我们大概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，每一天都在祷告，晚上的祷告会一直有。结果神使用那段时间，我们全程陪伴了一位姊妹，她的先生突然脑溢血，然后离世；陪伴了一个弟兄，送走他的岳父和亲生父亲；也陪伴了一位同性恋的弟兄脱离罪的捆绑。那位同性恋的弟兄，他的故事很特别。神也给了他很多恩典，他都结了婚、有了孩子，孩子也没有遗传到他的艾滋病，但是他还不能脱离同性的罪。然后他说：“我为沈颖姊妹祷告，因为他一直读经。”结果，在我为他祷告的这三个月里，他脱离了同性的罪。

沈颖师母：用这些经历安慰我，相信耶稣。

刘阳牧师：都是在那段时间，其实神使用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敞开，我发现带领团队反而更好带了。你分享你的软弱，然后需要做的简单交代一下，大家都会自动地在里面，一起经历神。

真儿：我们真正经历了耶稣所说的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”

刘阳牧师：这段经历也挑战了我，我才知道、才相信教会是谁在带领的。我们都会以为是讲台上那个很棒的讲员，是不是？不论是非常有能力、有恩赐、很牛的，无论是他查经很厉害，还是灵恩的很厉害，我们就以为是他在带领教会。但其实，有没有可能是那最软弱、甚至不太识字、角落里的那个阿姨？她因为孩子生病，或者她自己有什么困难，有几个老太太陪着一起祷告，教会可能就是她们撑起来的，就是最软弱的那个她连接起来的。给了一个平台，让有恩赐的牧者或是受过训练装备的工人，在那个地方可以行之如仪，用各种礼仪，各种程序在运转这个教会，带领很多未信的人。但是根基和神连的那个管道，可能是那个老姊妹、最软弱那个人连接的。

这个经历提醒我重新思考，也让我更深地反省，我在神学院其实没学会祷告。坦率讲，在神学院时，我是去图书馆最少的那一个。刚才沈颖说的，那时我们两个孩子还很小，我基本上一边抱孩子，尽量分担她，一边在背原文、背单词。而且我很晚才信主，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在哪里，我来补在信仰里面需要补的。所以沈颖说家庭对她是神学院，其实对我也是，最深

的工作是在家庭里面。我也提醒自己说，我见识过世界上的成功，我看到教会里面好像很多人是事业上不够成功，他觉得要换一个跑道，要用主来成就他的事业。

我说如果我要这样，我干嘛信主呢？我在原来那个轨道上我继续往前跑就完了。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广东省最年轻的一个处级干部了，我不需要说因为信仰还丢掉那个东西。我是需要更真实地被改变，我要看到改变生命那个力量。所以沈颖说她在陪孩子，我们孩子觉得对他们很重要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在被陪，是因为我生命当中我不知道，我也非常缺失恩典、爱、陪伴。我里面基本上讲，信主之后我就像是一个人的空壳子，里边是各种以往我的罪和别人的罪，带来的各种伤害，已经是一塌糊涂了。

真儿：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本来很漂亮的乐高，被打散得一地都是。然后神藉着你们的关系要重建，重新把那个最完美的蓝图搭出来。

真儿：从你第一次生病到现在七年的时间，其实是持续的、反复的、不断的。但到今天为止，我完全看不出师母是一个生病的状态。她看起来比我还健康、喜乐和美丽，从里面流出一股力量。可是我深信，七年不是我嘴巴里面一讲就出来的，因为她是一天天过的日子。我很想代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：化疗才开始时，师母的头发都掉光了，在三次开颅手术的过程中，你们最软弱的状态是什么？

沈颖师母：我想这七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“最软弱”。因为这七年对我来讲，我的生命每一天都在死亡线上，所以回头去看，相当于走钢丝一样。七年，每一天都在走钢丝，在那个当下，你每一步都可能粉身碎骨。

那个时候美国的权威医生说，已经到脑转移这么严重的状况，全世界最长的存活案例是两年。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，我可以讲，这七年，我每一天是在死亡中学习。

前面讲了，我在学顺服的功课，放下自己进入婚姻，从孩子身上、从丈夫身上学习爱、怎么样爱，然后再学习顺服的功课。现在神给我的这个功课比那个更难，在死亡面前学功课。所以我觉得这七年对我来说，是非常宝贵的七年。

真儿：我记得您跟我分享过，因为有比死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神要你学的。所以祂透过死亡，让你去对付你里面比死亡更难对付的一个东西。你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吗？

沈颖师母：是，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。一般人会觉得癌症非常可怕，因为你每一天的生命是不是活着，都是很大的挑战。所以很多人都会把注意力放在癌症上面，怎么样去治疗它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七年一个很大的功课，是在死亡面前顺服的功课。以前是把生命之外的东西放下来去跟随主，现在是生命本身，生命的主权也在神的手里面。这个对我是一个非常深的顺服的学习，我觉得对我的整个认知有一个极大的改变。在我以前的认知思维模式里面，实际上是很难面对这样的挑战的。

我想在这个里面，神给我这个属灵的悟性，让我不断地去反思、思考。

实际上我以前的模式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所遇到的。我们在人生这条路上，很多人是自己掌控的，是在寻找一种自己掌控的确定性。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浪，是不可避免的。当你遇到困难

挑战的时候，你觉得以自己为中心、以确定性为方向，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标准，你失望了，你就焦虑、抑郁。所以你是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去应对生命中的挑战的话，我们一定是手下败将，一定是输的。

我想对我最大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这个思维模式的转变。以前我想去掌控未来的一个可控制性，反映的是我自己的一种骄傲，很多事情我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，以为我的人生在我的掌控里面。我以前是那种我有计划 A，如果这个 A 不行，我可以计划 B，计划 B 不行，我可以 C 和 D。所以我万无一失，我会想到各种方案，基本上这些在我的考虑之内。这样我就可以达到一个追求卓越的状态。

所以我以前的模式是一种以确定性为方向，以追求卓越来达到我对这些困境的胜过。但是这种模式在死亡的挑战面前是失败的，是不可行的。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，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中，你一定不能避免失望、抑郁和焦虑的出现。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掌控，你用自己狭隘的标准去看待你遇到的挑战。

而死亡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翻转，就是我从这种思维模式中走出来，走向一种恩典的思维模式。恩典的模式就是不确定性，而这恰恰就是你经历恩典的时候。

当我的生命不确定，活多久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你可以活七年。我要学会的是怎么样在一种不确定的状况下，去面对人生的风浪和困境的时候，我是怎样的状态。

我觉得在后面的这种模式里，对我很大的一个翻转，就是我的顺服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个时候不再是之前我说的“以确定为方向、以自我为中心”，而是“以神为中心、以不确定性为方向”。当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每当来临一个困境和问题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我自己去掌控它，克服它，而是我怎么样能够学到功课。既然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现在我的身上，我去学什么样的功课？

所以现在看起来，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恩宠，是一件礼物。我在死亡这件事情上，学到什么样的功课？然后在这个里面，上帝给我的启发和领悟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得到非常多、非常宝贵的学习，是从死亡中学习的。在这个里面，我学习到几个很重要的方面，一个是公义，一个是爱。

公义，我觉得我以前在这个确定性的模式里，有人对不起我，或者说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我会觉得公义好像是在我的手里面。就是分别善恶树，人类吃了这个果子，分别善恶，好像我来分别这个好和坏。所以产生一种“不公义的感觉”和“受害的感觉”。

但是在这七年的死亡之旅里，我很深地感受到：公义不在别人那里，也不在我的里面，上帝有审判，所以上帝才有公义。

所以，我非常深地向神降伏说：至于这个人、这件事情，在当下是好是坏，或者怎样，它不一定要以我看到的时间，和以我的方式来成就公义。而是在上帝的审判里面，我要绝对地确信、相信上帝的公义。祂绝对比我更好，绝对可以做出最公正的判决。

所以，在这个方面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我觉得我在里面可以饶恕很多的人，饶恕很多我

过去不能够饶恕的事情和人。饶恕其实是一种医治，很大的一种医治。

当我在离死亡最近的这个地方，我不断地饶恕。不断地饶恕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的公义进到我的里面，让我不断地放下。

如果从这个思维模式反思我得癌，我觉得是几个方面：一个是太急，太累，还有一个是觉得自己太不公平。其实太急、太累和太不公平里面，如果你能够降服在上帝的公义里，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心。

这种平静安稳来自对上帝主权的顺服，你能够在上帝的里面顺服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给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即使是在死亡面前。一般人会觉得死亡是最糟糕的，我们要拒绝它。所以，控制狂在死亡面前是最抓狂的。因为在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他控制不了这一切，所以他非常抓狂。

通过死亡这件事情，上帝让我提前学习。我现在四十多岁，比正常寿命，比如七八十岁，早四十年我就去学习，在生命的顺服里面，把自己放下。

真儿：这是多大的一个早早临到的恩典。但您刚在讲的时候让我有很深的一个体会，就是您在神恩慈的主权下去学习交托，以不确定性为方向的时候，祂是主耶稣，早就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因为我们没办法透过思虑，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。这不单单是对个人的宣告，就是您个人经历的那种自由和释放。对民族、对国家、对政权、对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一个释放。

如果我们真信公义在祂的手中，我们真信祂恩慈的主权是在全地的，我相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足介怀，都会变成最小的事情。小到我个人与自己的和好、与他人的和好；稍微大一点就是关系层面；再大一点就是民与民、国与国之间。

所以我想您分享了这种深刻的生命认知，除非是透过一个有说服力的死亡经历，而且是长期的一种经历。不单单只是一次我刚刚有个车祸或者什么事情，而是用这么完整的七年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不停地教导、不停地让你看到濒临死亡的各种各样的经历，属灵的经历、情感的经历、各个关系层面的经历，要把您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精兵。我现在很期待。

沈颖师母：很重要的一点是公义，另外一个就是爱，就是爱里面的亏损和缺失。我觉得这是上帝看到那个对我威胁最大的部分。神就是爱，我在这个爱里面有惧怕，所以没有得到完全。上帝要制作我这个器皿，通过苦难来制作成一个爱的器皿，通过苦难完成的，在苦难里的顺服。

真儿：我在想你分享的这种深刻的生命的认知，除非是透过一个有说服力的，就是你真的经历了死亡，而且是长期的一种经历，是要把你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精兵呢？

沈颖师母：上帝看到我里面爱的缺失，就是我之前分享过我超生的问题，我生命里面限制我成为爱的器皿的那个辖制的部分，我觉得上帝看得比我更清楚。因为在这个里面，如果我的生命仍然还是在受害者缺失爱的里面，我仍然想要跟人联结，就是我爱的对象仍然是人。

真儿：或者是你敬拜的对象是爱，不是神。

沈颖师母：对，是爱，不是神，我想要跟人联结，不管你是在婚姻的亲密关系里面，想要去讨好你的先生也好，还是说你在教会牧会的时候，你不愿意去拒绝，或者不能够带人进入真理和神的里面，你总是给他恩典。这都是因为里面你有自己爱的一个缺失，你不敢去跟真理去联结，我觉得癌症让我学习到很深的一个功课，就是爱的学习上面，癌症逼我去跟耶稣基督联结，神就是爱本身，我里面缺失的爱在人那里找不到。

我相信随着医学的发达，我肉体上的癌症五年之后是可以医治的，或是可以继续延长时间，我现在都活了这么久。然而，心灵的癌症，心灵的缺失，与生俱来的那个爱的匮乏和创伤，是很深的，可以说是很难被医治的。但是上帝知道，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，上帝是最大的医生，而且祂是爱的专家，就是你在爱的这个部分有缺失，祂是这方面的最专业的，因为祂就是爱，神就是爱的源头。所以，我觉得上帝非常奇妙地用癌症的方式来医治我心灵的癌症。

真儿：我觉得你直接就是在讲道，因为活水的江河不停地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。我非常深刻地阿们，也完全能够体会你刚刚所说的，就是当基督的爱具象化在你生命里面，你已经活在基督的爱里，你真的就再也没有惧怕，再也没有缺乏，就像大卫所说的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再也没有缺乏。”你的里面已经没有什么需要。但是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神借着你的丈夫，在你与死亡搏斗，去直面死亡的过程当中，让你清楚地可以摸到、尝到、看到、闻到，你的全人都浸润在基督的爱里面。

我记得你有分享过，神预备刘牧师已经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他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就是活着。所以我很想听听刘牧师，作为一位丈夫，本来妻子是你荣耀的帮助者，是神给你，为了你在地上的，你的服事也好，你的家庭也好，你的整个全人的成长，她是你荣耀的帮助者，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，师母在过去患病这七年里面，是以什么荣耀的方式成为了你的帮助者？你对她又是怎么可以做到，说你只要活着，我就感谢赞美主？

刘阳牧师：我觉得整个过程进一步调整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，甚至可能和神学院的课本讲得不太一样，有些理解是对我的挑战。比如说“荣耀的帮助者”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男性为中心视角，觉得这是我的帮助，是给我带花的也好，或者送炭的也好，但是，经过这个过程，我感觉看到神在沈颖生命当中的工作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我跟神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你拿走、留下，我们都没什么话说。”教会历史看过这么多故事，拿走也是恩典，留下也是恩典。祷告蒙垂听的例子也很多，不蒙垂听的例子一点儿不亏损神的荣耀，同样非常多。

我自己就经历了走的经历，我因为我的前妻走，我信主，现在好像事情再次发生，你是让我学习得胜吗？因为无论怎样我们都会跟随你，我只是求你怜悯我们地上的需要。而且，我感觉神的工作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没有结束，好像刚刚我们可用，能拿出来看一看，刚能够被魔鬼敲打几下而已，因为以往漏洞太多。

特别我在沈颖生命当中，看到神在她生命当中的工作，她成为荣耀的帮助者，好像说一个人穿一个东西，什么是她身上最荣耀的？王冠上的明珠，她身上最值钱的就是这个珠子。这颗最宝贵的、最荣耀的珠子，神使用多少力量来制作她？我能说这是属于我的吗？她是为了我

坐在这里很漂亮，是我荣耀的帮助者吗？是神使用我们，一起成就并看到神在里面的工作。

神使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，他们两个是一起敬拜。我当时想，神怜悯我们，如果存留我们，我们就一起用我们的生命敬拜。神好像把同样的担子掉在我的头上两次，第一次我也祷告去寻求，在那个光景里面，我因此信主了。神让我学习持守，天然就避免了成功神学。一开始从这条路进来的，不用担心以后开错车了，神怜悯我。

进来之后，却信得苦哈哈的，好像把教会当做是幸存者的一个避难所。这难道是神的心意吗？我是不是把神活小了？我敢得胜吗？我对得胜的理解又是什么样的？神是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但是我看到很多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，很多特别觉得自己优秀的精英，这些人最后进到教会都是千疮百孔，最后一步力气才爬到教会里面，以为自己可以献给主了，其实是自己根本 work 不下去了。那些认为自己很棒的，很得意的人，还都在世界上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他们不肯把自己献给主。

当然，肯献给主的就像我自己原来那个状态，我把自己献给主了，当个活祭，但主根本用不了你，因为你已经被世界废掉了。这个时候，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医治我们。信主到成圣，到能够服侍，这个过程很漫长。医治、清理罪，认识到自己真的不行，不然这个世界的这个习气，你稍微靠主缓过来一口气，你又骄傲，又想在主里为主成就大事，为主如何如何，我不信主是神事业的亏损，等等。

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正是在疾病，在家庭生活、日常相处里面看到你非常真实的罪。在疾病面前，让你看出你以往倚靠的全都不行。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同意需要信仰，但是很多人仍然认为你们需要，我不需要，我是有才能的，我要带领中国，这个民族，我们错过了一次一次发展的机会，他们仍旧觉着我们这个群体肩负国家重任，我还能够掌握命运，还能够靠自己，一次一次地拒绝神管教。

我明白的是真正面对死亡，面对这个真实的罪，我们才知道靠自己不行，我们才真的肯降服在神面前，被主得着，愿意依靠祂，承认自己无助来依靠神。那个过程中我才体会到神告诉我们，教会不是我们这些精英已经抑郁了，不行了，在主里喘息一下。教会不是幸存者躲在这里，而是在进攻，教会是耶稣基督向这个世界进攻的一个堡垒、一个营地，祂要得胜，我们要敢于得胜。

神第二次让我遇到这个情况，就在问我，你敢不敢得胜？你还只是靠神幸存，并且以为你信主了，就已经作见证了，神要你不止如此，你无论是带领人，无论是建立教会，你不是使大家在一起彼此呵护，就一个幸存的状态，而是你要去抢夺灵魂，你要去得胜，要像一个楔子一样钉到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里。神需要的是死士，是与仇敌的争战，因为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个争战是不一般的。

所以，我觉得神借着这个事情，如果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和预备也好，我觉得我们愿意跟神说，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祂。

有一次我们去到教会的路上，就在等地铁的时候，沈颖忽然晕倒了，然后我们就又把她送到医院。当时我跟沈颖说：“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去教会服侍的路上被主接走了吗？”当时我们祷告的感动，神那天给我的经文就是彼得以为自己很厉害，踏浪向主而去，但是一下子看

到环境害怕掉下去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赶紧。所以，你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很软弱的地方，几乎还没有到我们软弱，神就已经赶紧伸手来拉我们。

真儿：或者是说每一天师母说走钢丝，其实每一天都是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，时时刻刻都是如此。我在你们的分享当中我看到的是谦卑柔顺到一个地步，你们根本就不能靠自己力量，也无法靠自己力量去行走，过每一天生活的这个状态，已经完全就是紧紧依靠神。

刘阳牧师：开始进到服侍里面，我们刚开始对教会、对机构主内环境理解，就觉得是地上的天堂一样。但是，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也是罪人的聚集，给我们很多的功课，我们也学习不看人。我们真实地体会到最终死亡帮助我们在祂面前合一，我们发现世界上真正能够合一的三个地方，病房、监狱和战场这三个地方信徒是最合一的地方。

那在这个里面，甚至我们夫妻的关系都是在死亡面前才真正合一不计较。就像沈颖说，我对她最大的期待就是只要活着就行了，不然的话，你读神学了，我读神学了，还是服侍当中是你这个意思、我那个意思，结果这些东西全都被打破了。无论是弟兄的话也好，姊妹的话，我们不去争论，说究竟姊妹不能分享信息，是对当时教会的想法，还是对普世的教导？只要最终我们都是要顺服神的，我们祷告确定，这是神的感动，我们照做，最先是 he 提出来，是我提出来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是在神面前合一，最后祂得胜。

真儿：感谢赞美主，就是祂必兴旺、我必衰微的过程。

真儿：听到你们分享深刻的生命认知，相信听众朋友爱不释手，想要继续关注二位的故事。毕竟人的故事会结束，可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一刻都不会停止，如果我们要述说，全世界都容纳不下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数算清楚。

但是这几天的采访，听众朋友透过刘牧师和沈颖师母二位真实的、滔滔不绝如同活水江河般的生命见证，看到神的能力只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因为我们靠自己也好，我们认知也好，我们所能做的也好，其实都在拦阻祂的工作。

但任何时候，当神把我们带到红海边绝境的那一刻，祂的工作彰显了。在二位的身上，我看到了这一幕。在你们的生命、关系里，神对你们的拣选和预备，我看到的是更宏观的。因为神的国需要像你们这样顺服在祂恩慈的主权下的精兵，祂的主权在你们身上特别的明显，所以才会吸引像我这样素未谋面的，早早已经在祷告中纪念你们的人。

我一直在想，若你们的故事、声音能够在《真爱驻我家》响起来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光景，都可以借着你们的见证，得到激励、得到翻转、得到突破、得到改变。因为你们的见证是完整的、生命的重整。不单单是个人生命的重整、关系的重整、对爱的认知、对使命的认知、什么是最重要的、生死的认知等等，我觉得太透彻了。因为透彻到一个地步，是神早早地把一生的功课集中地让你们二位学得透透的。

而且现在还在学习，因为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嗷嗷待哺，他们的灵性、生命，好多东西还需要你们陪伴。所以我非常赞同师母说要长长久久地活着。因为你的工作还没有结束。

而且我也相信透过《真爱驻我家》这几天故事的分享，你们已经被神大大地使用，成为千万人的祝福。因为我深信神的工作在你们里面，像刘牧师所说，其实刚刚开始。因为好不容易造成如此合用的器皿。我非常期待神的工作，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采访到二位。

最后，我想请牧师和师母各自想一想，有什么话是神要借着你们对《真爱驻我家》的听众说的？因为现今这个世代乖僻、悖谬、邪恶，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，我们都在面对破碎的人生、破碎的关系，不知为何活着，不知道价值在哪里，不知道为何要爱.....这样的光景，我们期待他们能得到怎么样的人生？

沈颖师母：通过六年生病的经历，我认识到人类最大的苦难，不是我得晚期癌症，而是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。在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上，所有人都在绝望里，走向没有任何希望的死路。

耶稣基督给人类最大的苦难的解药是舍己。所以耶稣对我们说，凡要跟从我的人，要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特别是中国大陆，在第一代基督徒的家庭，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如此的真实。但是耶稣带来的生命翻转家族的解药就是舍己。

所以在你家庭的环境，你跟你父母之间，跟你的先生、妻子之间，跟你的孩子之间，如果我们愿意从原来受害者的模式里出来，走入这个责任的主体，就是我现在是耶稣所爱的门徒，是耶稣所爱的孩子，然后我怎样去顺服耶稣去背起十字架，去学习舍己来对付代际传递的自我中心。这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可言，我特别分享给弟兄姐妹。

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这第一代的基督徒一定可以打破这个世代咒诅的传递，可以进入到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爱里。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，实际我们就在这样一条绝路上，没有任何的出路可言。

真儿：阿们，感谢赞美主！因为基督是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所以要效法基督，唯一的道路也是舍己的道路。谢谢师母的分享。

刘阳牧师：我想我们进到教会，有时候我们会有属灵的优越感，我们觉得比不信的人已经找到信仰，找到我的救主，找到我的帮助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若是神带领你生命成长，你会发现生命成长的过程中，有不同的人停在了你跟随神的这条路上，停在了不同的点上。他觉得他不想再面对自我的真相，不想再改变他觉得舒服的那个点，他躺平在那里。所以现在世界都是躺平的人，教会里也一样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走不动了，但其实我们进到信仰里同样如此。并且进到信仰里，当我们度过和主的蜜月期之后，你会发现人有不同的软弱、不同的罪。

这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功课，就是不要看人。不要因为候诊室里其他病人的表现影响你去找这位真正的大医生，影响你对祂的渴慕。甚至讲台上这位牧师他也是病人，他也是来到神这里求医治。不要因为他影响你去找那位大医生，你要真正知道那个大医生是谁。

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新媒体的时代，我们以为把教会的东西放到网络上就是新媒体。其实新媒体最大的挑战是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，原来单一向度的传达被打破了。我们还有权柄，我们的属灵权柄是用来对魔鬼争战。

弟兄姊妹跟牧者的关系，我们是一同来到耶稣面前，寻求祂的医治、祂的牧养。我们在牧养当中，神赐给祂仆人的权柄是对着撒旦来争战，不是辖制弟兄姊妹。在跟随神的过程中，我们彼此在美好的关系里，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。

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，国内很流行脱口秀，各种节目非常多的声音，就是不要进入婚姻，无论男孩女孩都视为畏途。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做多么好，像去非洲那样远大。作为我们普通的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真实地对付自己的生命，进到婚姻，进到家庭，活出这样的见证，我们已经在最有效地传递福音。

真儿：谢谢主借着二位仆人和使女带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此深刻、真实、充满恩慈、爱和深度的提醒和劝勉。

15 年的婚姻，7 年时间与病魔争战，但同时夫妻二人在神的恩慈的主权之下，学会顺服和舍己，以至于无论是婚姻，侍奉还是他们的生命，进入到更深、更广的境界。我们非常感恩，过去这一周独家专访到刘阳牧师和沈颖师母。

最后，真儿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多多地为师母祷告，因为她需要我们的祷告。只有我们的祷告能够托住她和牧师，继续用他们美好的、火炼精金的生命来服侍普天下的众教会。

“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”

我是林真儿，感谢诸位在过去一周的留守，愿神大大地赐福你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

歌曲：一起奔跑 - 新心音乐

节目监制、主持：林真儿

节目后制：王玉

文字整理：东阳

文字校对：伊伊

审稿：星星

想联系境界主编夫妇请加沈颖师母微信：liuyangshenying

jingjie. online（电脑版），h5. jingjie. online（手机版），12年境界团队原创的500多万字音视频用信仰视角看中国社会的根目录问题。